

醉美西湖行

■ 郭桃珍

西湖,一个有诱惑力的名字。带着“若往西湖游一遍,就是凡夫骨也仙”的期待,我们走进了醉美西湖。

“湖上春来似画图,乱峰围绕水平铺。”啊!这就是我熟悉的憧憬的西湖。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的芳容。朋友告诉我,西湖也有传说。相传天上的玉龙和金凤手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。神奇的是,这颗明珠的珠光照到哪里,哪里的树木就常青,百花就盛开。王母娘娘想据为己有,就派天兵天将把明珠抢走。双方争夺时,王母娘娘手一松,明珠不小心掉落人间。这才有了波光粼粼的西湖。

漫步西湖,我想,如果来点小雪,撑一把伞,沿湖边行走,那就妙极了。走着,走着,我发现西湖边上总是景点。是的,曲院风荷,平湖秋月,断桥残雪,总有一个让人停下脚步,不愿离开的。其实何处无山水?何处无桥?只是少名人罢了。西湖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其秀丽的山水,散落着才子的诗句,埋藏着隐士的孤傲。满腹的才华和郁愤,去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。西湖虽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,但它经过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渲染,已成为不朽的传奇。

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再也看不见当年白堤的踪迹,白云悠悠,只空余几句脍炙人口的诗句。“未能抛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晚年居住洛阳的白居易仍对西湖念念不忘。有这般感情的还不止他一个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“我本无家更安往,故乡无此好湖山。”苏轼赋予西湖山水以灵性,传承了赞美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,把对西湖的偏爱发挥到了极致。

往前走,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在我们面前展开。我独爱苏堤春晓。苏堤乃是杭州人民为纪念苏轼当年修西湖筑长堤的功绩而命名的。长长苏堤,垂垂杨柳,人头攒动,融合在这多情的山水图中。倚栏杆,凭暖风熏人醉,听微风吹轻舟,看骄阳照刘楼。在这里,无论站在哪一个点上,你都可以拍出西湖不一样的美。哪怕是你转身回眸一笑,都是一幅画。

走累了,葛姐提议去坐船。船是多样的:有手划船、摇橹船、画舫、上岛游船之类,

可根据个人需求来选择。我们同行的人多,又想上岛。于是,在湖滨二公园码头,萧校带领我们坐上了上岛游船。坐这种船的好处是,游客可享受专业讲解,深入了解西湖景观的文化内涵。游船在湖面上缓缓行驶,承载着游人的欢声笑语,穿越历史的长河,驶进美丽的画卷。我望着不远处的豪华画舫入了神,竟联想到了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历史。忽然,旁边的姐妹叫了起来。她指着远处的一个高塔,说那就是雷峰塔。我的目光立即转移锁住了那座古塔。关于雷峰塔的传奇故事有很多,其中白娘子被镇压雷峰塔的神话色彩。其实,现实中的雷峰塔原名叫黄妃塔,是吴越王为了自己心爱的妃子黄氏所建的宝塔。虽说这座塔确实与爱情有关,但并不是人与蛇之间的爱情,而是吴越王与爱妃黄氏的爱情故事。后来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杂文叫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,这让雷峰塔的名气更大了。倒塌,修缮,重建,坎坷的雷峰塔终于以新貌展现给世人,不知“雷峰夕照”是否真的见佳?

此刻,船在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。我肆意地吹着西湖的清风,望向一个亭台,不觉想起了遗世独立的张岱。是他,给我们留下了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的佳句。初读不觉真,身临其境方知其言非虚。此刻,再也寻不着孤寂,再也没有历史的遗憾,只有那荡漾的碧波,永不停歇。西湖是历史的见证者。它目睹了权柄易主,孤山脚下有豪强。可时过境迁,它又记住了谁呢?

最后,我们到达了小瀛洲岛(又叫三潭印月)。作为西湖最大的岛屿,岸上金桂婆娑,柳绿花明,与雕栏画栋的建筑相映成趣。岛南湖面上的三塔,我心相印亭、亭南的御碑和御碑亭,以及三折曲桥,无一不充满历史文化的底蕴。来到这里,你或许也会感慨:历史文化的芬芳,随着岁月翩跹,只会越来越馥郁,越来越迷人。

“日日看西湖,一生看不足。”西湖是看不够的,但因为时间关系,我未能前往雷峰塔,岳王庙等景点,这是有遗憾的。不管如何,下一回一定要去看看。

鸟鸣声声贯耳来

■ 钟文

人们通常都说,春天是鸟儿的王国。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,大自然万物复苏,莺飞草长,鲜花盛开。所有的飞禽走兽,似乎一下子,都被春风吹醒了。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鸟儿,每逢春天来临,它们显得特别活跃,不论在山间丛林,或是在房前屋后的树林之中,随处可听鸟声,随处可见鸟影。

就如我居住的生活小区,附近就是市区的一个公园,这里树多林密,连周边的人行道都浓荫蔽日。每逢春天,生活栖居在这里的鸟儿,显得特别的欢快活跃,每天大清早,人们还在熟睡时,这些早起的鸟儿,已在树林里咕咕、吱吱、唧唧、喳喳地欢叫开了。我起床打开窗户,窗外鸟鸣声声贯耳而来,当听到这些鸟儿欢快的鸣叫,宛若天籁,真是一种至高的享受!

春天的鸟儿为啥这般雀跃?为啥这般喜欢鸣叫?据有关鸟类的科普书介绍说,春天,正是鸟类繁衍的季节,鸟类的下蛋、孵化等等,大都在春天这个时节。清晨,它们从窝里飞出来,站在窝边或树枝的顶端,开始了一天最早的鸣叫。那一声声温婉清丽的叫声,除了欢愉之外,还含有向同类求偶示爱的信息。直至太阳升起以后,它们的叫声便渐渐减弱,当它们清早的音乐会结束以后,接着飞出野外去觅食,或飞进田野里去衔草回来做窝……

我从小就喜欢听鸟儿在春天里的鸣叫。乡下老家,是一条小山村。村子的周围种满了竹子。村子的外边,还有几座小山。由于村子的竹林树林较多,斑鸠、麻雀、翠鸟、黑头婆、白头婆(一种鸟名)、猫头鹰、白鹤、黄鹂、黄莺等十多种鸟儿,常年在竹林及树林中筑巢栖息。每天天刚放亮,村子周边,鸟鸣声声,我在梦中常常被清晨的鸟

鸣吵醒。记得在乡下读小学的时候,每当清早听到鸟鸣,母亲就叫我起床去上学。那时的鸟鸣,相当于一个准时的闹钟。

鸟鸣,乡下人称鸟儿在互相说话。书本上却称鸟语。不管怎样称谓,反正就是指鸟儿用它们独特的语言,与它们的同伴进行说话交流。我有时一直在想,迄今为止,恐怕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哪个人会通晓鸟类的语言。

多年以前,晚上看电视,曾发现地方台有一档电视节目,介绍了一个学讲鸟语的人,他借助了一块新鲜木叶做道具,用口巧妙地吹出了各种鸟儿的鸣叫声,听起来倒觉得似模似样,但我心想,他虽然会吹出鸟的一些鸣叫声,但要他真正说出这些鸟语的意思,他是绝不会知道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和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村子的周围一起玩耍,有时听到鸟鸣也用嘴巴跟着学讲鸟语,吱吱喳喳地学了一番,但始终是学不会的。

也曾想起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有位姓黄教语文的科任老师,在一次上作文课时,给我们布置题目是《春天的鸟鸣》的作文作业。过后全班同学都写了,但大家都不大会用词用句去表达及描述,结果老师在批改作文时,觉得全班没有几篇写得让老师满意的作文。

人生几十年来,我一直是与鸟为邻,与鸟很有缘分!可不是吗?小时候在乡下,住的房子周边全是竹林树林,每天都听到鸟鸣;如今在外面工作,住的小区毗邻公园,这里树木葱茏,每天同样能听到鸟鸣声声。我长期都有业余文学创作的爱好。每逢周末在家写作时,当感到累了倦了,就搬来一方小桌,沏上一壶热茶,在阳台上一边品茗,一边聆听周边树林中传来的各种鸟鸣,真是其乐融融。



冬之音符 ■ 张磊

江边偶拾

■ 荔木子

(一)那片蒿草

江水涨了退
蒿草枯了青
在风雨中飘摇
年复一年

叹息如流沙
惆怅付逝水
荒芜中求生
根向深 向远

(二)嫣然三角梅

夜里喝了酒
酩酊大醉
花朵红着脸
吐落血红满地

江里没有风
穿透烟雨迷雾
不负春色
不负你
让生命如锦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昨天

■ 黄耘俊

突然,发现自己好像一直生活在昨天。歌单里还残留着黄家驹激昂的声音,心中还充满对黄家驹续作的期待,但现在才发现这只是一固执的信念和对昨天的留恋。那无法割舍的昨天仿佛在嘲笑我,我无法释怀,又无法将它留住,而时间的线索却在不断催促着我向前。

脑海里,突然又出现哆啦A梦。记忆中野比大雄门前的蓝白邮箱浮现出来,变得越来越清晰。那在街边挺立的硕大墨绿色邮筒好像消逝殆尽,仿佛昨天还静静地矗立在眼前,又仿佛从未存在过,回忆与虚拟在脑海中交织,勾勒出一个亦真亦幻的昨天。

或许是缺乏勇气?或许是舍不得?我一直不敢向前迈进一步。有些人可以全力以赴,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;有些人却不敢放手一搏,不是因为懦弱,而是因为背负了太多,他们还有昨天,他们不能孤注一掷。昨天好像是一种枷锁,却又让人情愿被困。我们可以选择攀爬,让明天成为更美好的昨天;也可以选择绕过,让昨天的辉煌成为我们的庇护所。

其实,并不是追逐明天就必然要放弃昨天。昨天毕竟已成为过去,昨天的经历已掌握在自己手里,但只有当我们接受了昨天发生的一切,才算是真正地放下,才是真正脱离昨天。我从不是怀旧主义者,时代的进步是必然的,也应该是利大于弊的。但是那些炎炎夏日,一家人其乐融融吃西瓜的时光,与玩伴嬉戏打闹的时光,夜晚在广场上观看老旧大投影机放映电影的时光,已经永远无法回来了……

路,还是要继续走下去,要放下的终究是要放下。但当我看到墙上挂着的用胶卷的相机时,突然理解了昨天的真正含义,更加明晰了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的真实意义。如果真正放下意味着遗忘,那么在心中保留一些纯真、一丝虚幻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?